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禮　賤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之餘明大藥事

尒時世尊以其無上神通變化利益之法降諸外道皆令退散默無所說逃竄邊方時諸苾芻見是事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如來大師以神通力然正法炬摧妄見幢降伏邪徒實成希有善哉大聖不可思議能作如是大利益事世尊告曰汝等應知如我今者已捨三毒具一切智得大自在到於彼岸獲無上果調御丈夫為人天師令彼退散未成希有何以故我念過去未離染欲瞋恚愚癡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具纏縛時尚能降彼六師眷屬不敢酬荅逃竄邊方乃至淪沒汝等苾芻宜應諦聽乃往過去有鞞提醯國王名善生以法化世廣如餘說時王夫人容貌端嚴王極愛寵及誕一子人皆樂見此子福力於其國中風雨順時穀稼豊稔飲食易得經三七日乃命親屬方為立名王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illegible]

是念此兒生已飲食易得應與此兒名足飲食即以此子付八養母如法供給至年長大世間伎藝悉皆通達

國中風雨順時穀稼豊稔飲食易得
經三七日乃命親屬方為立名王作
相本說一 [illegible]
是念此兒生已飲食易得應與此兒
名足飲食即以此子付八養母如法
供給至年長大世間伎藝悉皆通達
勇健忠良人無過者彼大夫人恃子
之勢頗生怠慢王有教令多不順從
王由是事每有憂色時大臣等見王
不悦白言大王何故似懷憂悒王即
為臣具說其事臣曰若如是者何不
更娶調柔具賢德者令大夫人漸亦
和順王曰於何處取臣曰隣國王女
宜可娶之王曰彼有宿嫌如何婚娶
臣曰善作方便令彼相親王且安心
臣往觀察大臣即去見隣國王既至
彼已問其婚事彼王聞已報大臣曰
若作婚姻可先立要我女生子立作
儲君不相違者我當妻與大臣荅曰
伏從王命王曰卿可還國報彼王知
許斯要者重來相見荅曰榮國太子
皆由大臣既有誠言敢有差二遣信
白王時王聞已備禮迎歸情甚相得
王曰此女調柔極相恭順問言今何
所欲即便合掌白言大王若賜願者
我若生子請作儲君王聞是言遂生
相本說二 [illegible]
憂惱作如是念今此所求我若許者
足食王子勇健忠良多聞伎藝容貌

所欲即便合掌白言大王若賜願者
我若生子請作儲君王聞是言遂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第廿七　第三丈
憂惱作如是念今此所求我若許者
足食王子勇健忠良多閑伎藝容貌
超絕舉世無雙去何棄此別有建立
我於今時誠難取捨未即相荅于時
大臣覩王容色知有憂念白言大王
何故憂色王便以事具告大臣曰此
不足憂我先求婚已共立要令隨所
欲勿問彼情未審夫人非石女不設
令生者男女未知彼所願求王今宜
順王告夫人隨汝所願於後不久夫
人生子端正異常三七日後方與立
字諸親共問今此孩兒欲立何名王
曰此子未生已求王位應與立字号
曰求王付母八人令其供侍年漸長
大仍未榮立夫人本國恠王違信即
遣使人來報王曰先有盟要我女生
子立作儲君今正是時請存言信若
不尒者我嚴四兵必相討伐王聞驚
怖計無所出生大憂愁臣曰王何憂
色王即具告臣臣言大王更无餘計
宜立求王以為太子足食王子宜即可
除王曰不應如是作非法言我曾聞
有煞父之子未曾見說殺子之父此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第廿七　共第四丈　冥
不仁事非我所為臣曰不能殺者可
爲殘害王曰此與斬命事亦何別臣

除王曰不應如是作非法言我曾聞
有殺父之子未曾見說殺子之父此

不仁事非我所爲臣曰不能殺者可
爲殘害王曰此與斷命事亦何別臣
曰如其不然請遠驅擯王曰善人無
罪何事遷流臣曰欲求其過豈不易
得然此王子且立儲君太子足食自
當知也時王即便選擇吉日立彼求
王以爲太子足食知已遂作是念王
弃於我住必見誅遂謁其母具陳此
意我今欲向半遮羅國奧延飛命母
聞是語心如箭射前抱兒頸驚惶悲
涕即以伽他告其子曰

汝本坐卧高牀褥　所著衣服並鮮華
去何獨去向他方　麁衣寢地能存活
汝比睡覺常安隱　凉宮綺觀任遊從
去何寒熱冒肌膚　野外飄零獨辛苦
王宮象馬任乘騎　珍著美膳隨時食
上妙衣服袪寒暑　去何弃此往窮林
鼓樂絃歌恒遞奏　能令聽者悅心神
衆人欽仰鎮隨從　汝獨懷憂欲何去

王子答曰

誰恒受安樂　誰復常艱苦　尼居人皆有
倚伏必相隨　苦樂更遷變　常如星漢迴
會合憂苦生　世法皆如是

是時王子以如是等悲苦言辞白其
母已即更辞去往半遮羅國至彼國

侍伏必相隨　苦樂更遞變　常如星漢廻
會合爲苦生　世法皆如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七　第五丈　賊

是時王子以如是等悲苦言辭白其母已即便辭去往半遮羅將至彼國苦於飢渴遂往路邊樹下停息迴顧忙然偃臥而睡時半遮羅大臣因有行次至王子所察其儀範有異常倫佇立久之觸令睡覺問曰汝是何人誰家之子答曰我是鞞提醯國王之子名足飲食報曰何故來此王子即便以事具答近臣知已引至王所白言大王此是善生王子名足飲食其父立少廢長出奔於此王遂喚問子時王子具以緣白王既聞已悲喜交集歡喜慰喻廣賜封邑以女妻之未經多時生一男子容儀可愛衆歎希奇誕生之日令王國中飲食易得乃命宗親與其立字此是足食王子之胤纔生之後多足飲食應号此兒名多足食王付八母令其瞻侍後既長大才藝遍通足食王子尋便殞逝妃常追悼悲不自勝王見如是即便念曰女人之性皆念丈夫我今宜可改醮大臣并息隨去既至彼家歡懷得意近大臣家有雞栖宿相師見已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第十七　第六丈　賊

如是語若其有人食此雞者當得為王大臣聞已不問相師便殺其雞謂

醮大臣并息隨去既至彼家歡懷得
意近大臣家有雞栖宿相師見已作

如是語若其有人食此雞者當得為
王大臣聞已不問相師便殺其雞謂
其妻曰汝可營膳待我朝還夫人即
令烹煮時多足食從學堂来不見其
母為飢所逼見有沸鐺便作是念我
母未来暫觀鐺内有可食不遂見雞
頭即便截取以充小食母既来至問
言食未答曰且食雞頭母即與食令
歸學所大臣既至云我須食夫人與
肉不見雞頭即問其故答曰兒来食
訖臣作是念為全食肉方得為王為
少亦得既生疑念便於行路訪問相
師見而告曰仁於先時作如是記若
食雞肉便得為王為當全食少食亦
得答曰雖不全食食頭即得若其有
人已食雞頭若殺彼人取頭食者亦
得為王大臣聞已便作是念可殺此
兒取頭充食若母不知此事難作先
當問母其意如何後因語次戲問妻
曰夫主與子欲誰為王其婦聞說遂
生猜慮作如是念我今若道以子為
王此人即便弃擲於我今時宜可順
被為言答曰寧使夫主為王此之女

人聰明解慧豫審先機云此大臣為
逢須文次殺我今主是時須為方

王此人即使奔擲於我今時宜可順
彼為言答曰寧使夫主為王此之女

人聰明解慧豫審先機去此大臣為
雞頭故欲殺我子令正是時須為防
護可共豫計勿使身危即於屏處報
其子曰汝食雞頭父欲相殺可捨此
國向朝提醯彼即是汝祖宗舊處親
姻眷屬並悉現存汝若至彼必受安
樂子聞告已俛仰辭母往朝提醯欲
至彼城於一樹下困乏而睡于時求
王身嬰重病因即命終彼國舊法若
未立嗣主靈輿不出王无後嗣不知
立誰時諸群臣咸皆訪問誰堪為主
我今欲立時大臣等於樹陰下見彼
丈夫瓌偉異常人間罕疋日光雖度
樹影不移衆人共觀咸歎希有此之
男子妙相端嚴更無過者樹影留覆
固是非凡可觸令寤彼既覺已問諸
人曰何故相驚答曰人合為王故相
覺耳報曰覺王之法豈合如然諸人
問曰其法如何答曰先奏美音漸令
覺悟群臣聞已作如是念此非貧子
定出高門即共問曰仁住何方誰家
之子

時彼王子年雖弱冠壯氣先成如師
子王高聲爽亮自述祖宗告諸人曰
我昔先主名曰善生子号足歡食我

之子
時彼王子年雖弱冠壯氣先成如師
子王高聲爽亮自述祖宗告諸人曰
我昔先主名曰善生子号足飲食我
是其兒名多足食時六大臣聞是語
已皆生踊躍咸云我等今者還得本
王威儀威儀廣陳音樂千軍万衆從
入城中灌頂稱王化洽黎庶舊多足
食斯名遂隱由宗重起号曰重興年
㓜為王諸臣見惕所有勑令多不奉
行王於暇日出城遊觀聚落居人並
皆存問此等是誰所管封邑荅曰咸
是某甲大臣所有使生念曰城邑聚
落咸屬大臣我雖是王但有宮闈及
食而已自餘國產並皆無分有乖國
憲將如之何時有天神知王所念空
中告曰王不須憂於此國中有一都
處名曰滿財城內有人名曰圓滿當
生一子号為大樂成立之後與王共
理臨機制斷無遠不伏王極快樂棄
拱安神時王令使往滿財城訪問圓
滿為有為無若其有者應覲彼妻為
有娠不使者受命即往尋求見其夫
主問婦有娠使還奏曰是事非謬彼
婦懷娠王既聞已即令使去召圓滿
来善言慰喻即以此城賜為封邑告
曰汝婦有娠子[illegible]

主問婦有娠使還奏曰是事非謬彼
婦懷娠王既聞已即令使去旨園滿
来善言慰喻即以此城賜為封邑告
曰汝婦有娠好須養護勿令傷損月
既滿已便誕一男形貌端嚴世間无
比三七日後欲為立名諸親議曰未
知此兒欲作何字母便告曰我抱宿
疾遍問諸醫雖進湯藥音无瘳損及
懷此子病苦即除宜與孩兒名為大
藥母說頌曰

於諸患苦中　大藥最為勝　此是藥中好
可名為大藥

後時其父肩擎大藥詣池澡浴於其
道上見有魚骨謂是寶珠蹴之令出
大藥報曰

見地有魚骨　脚蹴謂真珠　自業不肯修
強覓他遺寶　他所弃魚骨　斯非是寶珠
豈有毗沙門　弃珠於道上

父將大藥既至池已置於岸上脫衣
入水見白鶴鳥在荷葉上便作是念
我取此鳥即欲前就鳥遂高飛大藥
報曰

鳥居荷葉上　見父已高飛　无宜更近前
欲取他生命

又於他日肩持大藥往殑伽河方為
洗浴既至河所置兒岸上脫衣入河
有大同本道流東下時有白鵝尊者

欲取他生命
又於他日有持大藥往殑伽河方爲
本云訖一行有前世大藥事等者也　第十七　敗
洗浴既至河所置兒岸上脫衣入河
有大銅鉢隨流東下時有白鵝蹲居
其上大藥見生疑不知何物顧問其子
大藥報曰
殑伽東注下　銅鉢隨流去　白鵝居在上
斯非是餘物
又於他日同前澡浴持大藥去置於
岸上時有澡瓶及草隨流浮去鳥居
其上大藥同前以頌白父是時大藥
既漸盛年與諸童子一處遊戲衆共
議曰我等无主可尊大藥爲王大藥
立已揀諸童子將爲輔佐從是之後
朋黨日多時有老婆羅門娶得少婦
容遊他鄉隨路而去時婆羅門行趣
藥薄欲爲便利有一癡人來問女曰
彼是汝父耶祖耶女曰非父非祖乃
是我夫癡人報曰汝無羞恥不愧支
朋於此世間美妙丈夫遍滿大地豈
可不見因何逐此老婆羅門汝此容
華麗令喪失宜應弃彼與我爲妻若
彼老公來諍訟者於大衆所引我爲
夫其女受言即與癡人隨路而去時
本云諸一行有前因大衆事等者也　第十二　四
婆羅門就池洗已覓婦不得登高四
壁見人將去即便急走至其婦所捉
一手癡人亦牽一手婆羅門

夫其女受言即與廣人隨路而去時

婆羅門就池洗已覓婦不得登高四
望見人將去即便急走至其婦所捉
一手牽時彼廣人亦牽一手婆羅門
曰汝偷我婦廣人曰我能設誓此是
我妻元非汝婦因生鬪諍各相牽引
少年強力女被將去時婆羅門自知
无力莫有相助行於曠野大叫高聲
去賊劫婦是時大藥與諸童子戲野
林中聞彼大叫失婦之聲時諸童子
報大藥曰仁既稱王有斯非理叫云
失婦何不相救大藥聞已即令諸童
子執彼三人問言向爭何事婆羅門
曰我老无力被賊劫婦賊曰此人妄
語實是我妻大藥問女誰是汝夫彼
便指賊此是我夫是時大藥見婆羅
門推胷懊惱自撲于地即便伺察驗
彼真虛問少年曰汝於何處將此婦
来荅曰從妻舍来問曰有何飲食荅
曰肉羹及飯加以清觴大藥曰若如
是者我觀其食以辯真虛即令以指
抉口竟无一物空見流涎問婆羅門
曰尒從何来荅曰從婦家来所食何
物荅曰酪漿及餅加以蘿蔔告言汝
可吐出即便抉出一如所言大藥見

已知少是賊劫彼老妻即與重杖摇
地為穽埋之齊咽以孔雀膽書其額

物荅曰酪漿及餅加以雜䔉告言汝
可吐出即便抉出一如所言大藥見
已知少是賊刼彼老妻即與重扙搖
地爲穽埋之齊咽以孔雀膳書其額
上作如是字諸有偷婦賊者准此科
罪如是乃有偷牛羊等數有五百皆
悉同此而爲治罰
時重興王現有村城皆被六臣之所
控執王作是念我今力弱將欲如何
遂憶大藥思與相見不告諸臣整軍
而出往滿財城欲看大藥途經險阻
聞有大叫遍觀求覓不見有人王之
左右周旋顧察見五百賊埋身出頭
即報王知讀其額字云皆是賊王見
此事問言誰苦楚汝諸人荅曰此是
大藥童子依法而作不罰无辜王聞
稱善起悲愍心遂便釋放是時大藥
及諸童子聞王軍至隨處而住時滿
財城所有人衆聞王欲至悉皆營辦
吉祥之物金瓶持水幢蓋幡旗出城
迎候王慰問已問言圓滿之子名曰
大藥令可速來父白王曰童子幼小
未堪奉命王曰可令前進父便引見
王見童子嘉其容儀雅麗兼有勇略
之中以其尚小不任委寄且留付父
廻軍都邑至本城已作如是念我今
可試大藥童子智策才術卯令更生

王見童子嘉其容儀雅麗兼有勇略
之中以其尚小不任委寄且留付父
廻軍都邑至本城已作如是念我令
可試大藥童子智策才術即令使往
語圓滿曰汝可以砂接繩長一百肘
速遣將來圓滿聞勅極大驚怖深懷
憂惱作如是念我自生來未曾聞見
如是之事以砂作繩憂惱而住大藥
見父問曰父何憂色荅曰我未曾聞
如是之事王從我索砂繩百肘以此
方便加罪於我大藥報曰使人何在
令我得見傳語奏王父令使見大藥
報曰仁當為我奏大王曰仄陋小
邑寡聞少見又無智策仰測天心未
審大王須何色繩王處帝都朝多雋
乂請垂一肘以樣亦人非直百肘短
繩千尋亦應可辦使去白王具陳其
事王曰此是父說為子言乎對曰是
大藥語王既聞已生希有心憶彼天
神所言是實當令我國霸王可期
後於異時王復令使往彼城中遣其
作飯熟可將來又告曰其穀不得日
內舂擣亦不令一粒米碎不居室內
不在於外烝煑之時非火非无火將
飯來時不行於道不於非道不得步
涉亦不乘騎勿令見日復不在陰擎
飯之人非男非女使將王命至滿財

不在於外烝煑之時非火非无火將
飯來時不行於道不於非道不得步
涉亦不乘騎勿令見日復不在陰擎
飯之人非男非女使持王命至滿財
城使命圓滿共相慰問具以王敎告
彼令知聞更驚惶憂惱而住大藥見
憂進白父曰何故憂色父遂具告大
藥曰此不足憂我當盡辦即取稻穀
多集諸人令一一粒以指㨖糠米无
有碎既辦得米便求煑處即於門外
簷下安釜煑之上赫日光傍以火炙
其飯便熟持飯去時告使者曰汝可
一足履道一足踐草所持飯器置於
頂上蓋蹤布傘非日非陰一足著鞋
一足徒跣此即非步非乘使用閹人
便是非男非女持飯至已進入奉王
王問使者彼皆具荅王聞大喜是誰
所為荅是大藥王極驚嗟謂使者曰
大藥謀略深邃有大智慧善閑法式
觀其計策實為王佐之才
後於異時復令使去報圓滿曰我須
梵園林池具足花果茂盛可速將來
使至彼已具陳其事圓滿憂惱此事
難為園梵無情不可移轉欲令持去
豈可得乎大藥見憂如前問荅父曰
寧得不憂王索園池如何將去大藥
曰父不須憂我皆為辦令王歡喜即

難為園苑無情不可移轉欲令持去
豈可得乎大藥見憂如前問荅父曰
寧得不憂王索園池如何將去大藥
曰父不須憂我皆為辦令王歡喜即
報使曰既奉王命敢不遵行但為此
處園池長自荒野進止法式皆未諳
知若至都城恐有輕觸伏願大王降
一小國璽來相引隨後而去此事可
成使還具奏王曰是誰之言荅言大
藥王倍驚歎實為希有
後於異時復令使去送特牛五百令
彼養飼專供乳酪勿令事闕使至具
報園滿憂惶大藥見父同前問荅父
曰寧得不憂王遣特牛令供乳酪既
求非所得之无由若不遵王命致招
重罰大藥曰請父勿憂我思其計令
王聞已不徵乳酪即呂父子二人具
教其事汝向王城伺王出時相去非
遠以大木盂盛聲於父腹上以裙覆究
轉于地啼哭呻吟汝以香花告諸天
衆於十方處咸請護持願令我父產
生安隱既受教已父子相隨至王都
處見王欲出去之不遠如所教事次
第皆作子啼出聲告四天王曰願降
慈悲得令我父產生安隱王聞其聲
令使往問何故出聲使見一人究轉
于地其腹甚大號叫出聲子以香花

第皆作子啼出聲告四天王曰願降
慈悲得令我父產生安隱王聞其聲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第二十七 第十七張
令使往問何故出聲使見一人宛轉
于地其腹甚大號叫出聲子以香花
告諸天衆使人問曰汝何所爲荅曰
我父欲產不能安隱爲此悲啼請天
擁護使迴白王王喚父子問作何事
即具報王我父欲產不能得出是以
悲啼王聞笑曰我未曾聞丈夫生子
其子白曰誠如王言王知丈夫不合
產孕何故付五百特牛令彼圓滿供
於乳酪王頗曾聞特牛生子既无兒
子乳酪何來王笑言曰是誰之計使
曰皆是大藥王嗟其智後於異時王
與大臣共相議曰大藥多知少有儔
類更以餘事試察精神即送一騾令
圓滿養護勿以繮繫不置室中不餧
刈草隨處而放使到彼城騾付圓滿
具告其事汝應善養勿令損失如不
依教當罪汝身圓滿聞已憂箭射心
作如是念此之難事天无奈何況當
人也大藥見父問荅同前報曰父不
須憂我皆爲作即於晝日田中放教
夜收入宅於迥靈處既无繮絆其孳
難爲專勒二十一人夜中看守一足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第二十七 第十八張
之下各配五人一人乘之更遞掌執
終而復始王令人密察如何看守使

夜寂入宅於迥靈處既无繮絆其事
難為專勒二十一人夜中看守一足
之下各配五人一人乘之更遞掌執
終而復始王令人審察如何看守使
報其事王曰若如是者驟无走路如
何加罪大臣曰可勅乘者於夜騁時
乘驟濟遁勿使人知彼皆隨作諸防
守者至天曉已報國滿言驟已失矣
既聞告已恐喪形命憂惱燒心大藥
知已作如是念如稍寬縱設計可成
臨急相迫情懷恐懼告其父曰略有
一計為之稍難若父不憚羞慙當希
免罪父曰但令免死餘復何辭大藥
即便剃父頭鬚以為七道仍以青黃
赤白彩色塗身令乘一驢往至都邑
唱大音聲去大藥令至并將父来剪
飾形儀誠是奇異時王大臣聞斯說
已共作是語大藥遠来此為善事然
辱其父有點慁章王及諸人皆出城
外共迎大藥觀其所作為實為虛王
及城人觀知是實于時大臣遂白王
曰如何大王先作是語大藥聰慧智
策過人觀此所為一何鄙賤王問大
藥曰何故汝今令父毀辱以至於此
荅言大王令以為榮不知其辱臣有
衆多善巧智慧令以此事供養於父
王曰汝智與父孰為優劣荅曰我勝

藥曰何故汝今令父毀辱以至於此
荅言大王今以為榮不知其辱臣有
衆多善巧智慧今以此事供養於父
王曰汝智與父孰為優劣荅曰我勝
王曰我不曾聞子勝於父子從父生
養育劬勞以此而言父勝於子大藥
曰惟王審察父子誰賢王與大臣俱
言父勝大藥前進諧首白言大王前
令養騾遂使迷失此驢乃是騾父理
勝於兒願王招領勿為重責王及大
臣聞是語已嗟奇計智絶代希有王
極歡喜遂即廣施感禮拜為大臣所
有國事皆委裁決聲譽日聞廣事朝
察遠近委信莫不歌歎
時有婆羅門早閑書論為娶妻故多
用財賄未久之間作如是念我為娶
妻多有所費令我宅内財物空虛獨
守貧居豈能存濟遂向他處自衒已
伎求覓珍財得五百金錢持以還舍
既至村側作如是念我婦少年顔容
美麗與之離別已歷多時室無男子
任情所作寧知彼意可委信不我此
金錢不宜持入於曛黄後遂往空林
多根樹下穿地埋舉便之故宅其妻
先與外人私通名曰善聽於此夜中
感設芳饌食已同居時婆羅門既至
宅所叩門[illegible]問曰汝是何人

多根樹下穿地埋舉便之故宅其妻
先與外人私通名曰善聽於此夜中
盛設芳饌食已同居時婆羅門既至
宅所扣門而喚妻遂問曰汝是何人
荅曰我是某甲婦聞其名遂藏善聽
於卧牀下即去開門詐現喜相引之
令入共至房中為設餘饌令其飽滿
食已便念豈非此婦與外私通因何
夜中有斯美食其夫性直問言賢首
今非好日復无節會因何得有此上
食耶荅曰近於夢中有天告我汝夫
欲至為此我知作食相待夫曰我誠
有福方欲至舍天遂告知食已同寢
各問安不婦曰君離我去年月已深
求覓財錢有所得不荅曰薄有所得
婦遂陰言意告牀下去我善聽須知
其數問曰得幾許来荅得五百金錢
婦曰安在何處而不告我荅曰且自
安隱明日將来婦曰我與君身事同
一體何須隱避而不告知彼性愚直
荅曰安在城外去我善聽須知處所
問在何處荅曰在某林中多根樹下
婦曰聖子行路辛苦且當安寢知其
睡已作如是語善聽聞者可速為之
即從牀出向多根樹下取得金錢持
還本宅其婆羅門既至天曉往藏錢
處唯見空坑一无所覩即自拍頭椎

購已作如是語善聽聞者可速為之
即從林出向多根樹下取得金錢持
還本宅其婆羅門既至天曉往藏錢
處唯見空坑一无所覩即自拍頭搥
胷大哭還向宅中諸有親屬及餘知
識共來問曰何故憂悲荅曰我久經
求非常辛苦得金錢五百遂於昨日
曛黃之後既絶人行藏某樹下歸舍
而宿今來欲取被賊將去諸人報曰
此之委曲餘不能知汝今可問大藥
彼有智略超絶諸人汝着歸投錢應
還得自餘方便非我等知時婆羅門
行啼泣淚至大藥所共相問訊即以
前事而告大藥彼便問曰仁豈向人
說耶時婆羅門悉皆具告大藥念曰
其婦必與外人交通作斯非理即便
安慰婆羅門曰且可忍心勿生憂惱
所失之物當為尋求問曰仁家頗有
犬不荅言有今可歸舍報其婦曰我
先於大自在天像前作如是願我若
平安得歸故第者當請八婆羅門為
設供養令延其四我請四人婆羅門
既報婦已還至大藥所報言已作大
藥曰八人來時可於我舍將一人去
令住門前諸人入時令其瞻察告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廿七　第廿三張
人曰汝可觀彼八婆羅門何者狗見
逆面而吠何者弭耳掉尾向前見此

藥曰八人來時可於我舍將一人去
令住門前諸人入時令其瞻察告其

人曰汝可觀彼八婆羅門何者狗見
逆面而吠何者弭耳掉尾向前見此
相時令當記憶可令其婦自行飲食
觀於誰處哀盼言笑使受教已即往
其家在門而立所謂八人次第令入
狗見皆吠唯於善聽弭耳前迎嘔嘔
作聲掉尾而喜是時使人記識善聽
次於食時其婦行食於善聽處揚眉
共笑有異餘人使還以事具告大藥
大藥聞已即便彈指奇哉此人果偷
他物遂令使者喚善聽來而責之曰
豈婆羅門有如是法他人之物竊作
己財汝所取者即應還彼答曰敢為
重擡不取他財是時大藥告使者曰
此是惡人可禁於獄隨常國法重加
苦楚彼聞苦語便大驚怖白言大臣
願見致護我當還物即取金錢封元
未開付與大藥使以本物還婆羅門
彼得歡喜作如是念我年衰老還得
本錢者並是大藥之力我今宜可重
報其恩即減半錢持奉大藥大藥受
已還却分付告曰我務濟人寧求自
利于時國中善名流布王及諸臣寮

庶之類既聞知已作如是語我等有
福感此勝人共相保護不令枉橫輒

已還却分付告曰我務濟人寧求自
利于時國中善名流布王及諸臣寮

庶之類既聞知已作如是語我等有
福感此勝人共相保護不令枉橫輙
有侵欺
時有一人因向他方還来舊所在其
城外池邊歇息於皮袋中取麨而食
忘不繫口餘處旋行時有毒虵入於
麨內其人既至不審觀察繫袋持歸
於城門外路逢相師告言男子我觀
汝貌命在須臾其人雖聞不將為慮
去之稍遠悔不徵尋便作是念我今
宜去先問大藥然後歸家彼多智策
能為我决并持麨袋至大藥所具陳
其事大藥念曰豈非袋內有惡毒虵
故彼相師作如是語於衆人前即令
置袋于地以杖扶開有大毒虵從中
而出張鱗吐毒蹦身而去諸人見已
共歎希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